

记忆深处

周碧华

7月中旬的一天,我从贵阳乘高铁抵达三都水族自治县。走出火车站,但见青山逶迤,气象万千。接我的司机小韦见我初来此地,一路上兴奋地介绍自己的家乡。沿途的山峦似被天工随意揉捏的青黛色面团,层层叠叠。在这片天地褶皱里,水族人已栖居数千年。水族人的祖辈,传说是从中原的烽烟里跋涉而来,带着古老的星图与文字。

弄清楚水族的前世今生,博物馆是回答疑问的最好场所。这个不到40万人口的民族县,就有一座水族文化博物馆,博物馆的所有展陈,都在讲述一个古老悠远的故事。

水书,这个被唤作“泐睢”的符号,它不是石碑上生硬的铭文,而是水书先生口中依然鲜活的密语。甲骨文的“远亲”,竟在这西南腹地记载着天地运行的玄机。水书先生翻动书页的轻响,如同在解读水族与上苍的密约,字字都是刻入世人记忆的活态信息。

水族的年轮,转动于一个叫“端”的节日。端节依水历而行,在秋收后的亥日次第铺开,是这世上最绵长的年节庆典。家家以鱼包韭菜的奇饌、新酿的米酒与赤诚之心,向先祖的魂灵致祭。博物馆里一面面铜鼓,凝视久了,竟觉鼓声四起,肃穆而辽远,那声音能穿透山谷,抵达神祇栖居之所。

端节的高潮,在“端坡”。它并非刻意雕琢的赛场,而是祖先选定的山野坡地。无鞍的骏马,驮着赤胆骑手,在坡地上扬起蔽日的烟尘。马蹄每一次叩击大地,都是对“奋进”与“吉祥”最朴素的诠释,亦是千年迁徙途中未曾消磨的生命回响。

水家女人的指尖,则在另一种“活化石”上舞蹈。马尾绣,以柔韧的马尾毛为骨,缠以素丝,在土布上盘桓出花鸟虫鱼的浮雕。一针一线,缠绕着母亲对女儿无尽的祝福,在“歹结”背带上凝结成最沉甸的爱图腾。这份指尖上的文明,早已被时光认证为“活化石”。

历史的烟尘在三都的土地上找到了新的回响,昔日的“端坡”,化身为今日中国南方首屈一指的西部赛马城。一条符合国际标准的1601米赛道,竟成了传统与现代接榫的奇妙舞台。这便是贵州“村马”的诞生地。

当古老的赛马被注入现代竞技的血液,其勃发的生命力令人惊叹。2024年的33场赛事,竟如磁石般吸引500余万游客。赛道上,国际标准与文化遗产并行不悖:马尾绣的绚烂在赛道旁静展,长桌宴的酸辣鱼香在空气中弥漫,民族方阵的巡游与奔马竞速交相辉映。令人动容的是,村寨的界限被马蹄踏破——以村为队,三匹骏马即可代表一方乡土,叩响全国邀请赛的大门。

这奔腾的场景,已然成为撬动山乡文体旅融合的杠杆。马匹存栏数逾4000,如骑手石绍张,因养马而年入10万;那源于母亲指尖智慧的马尾绣,竟幻化出百余种马主题文创,年销2000万托起水家女人的生计和冀望。马蹄踏过之处,酒店、民宿、研学基地拔地而起,“马景房”的窗棂框住了绿水青山,也激起了沸腾生活。

陆耀钧祖孙三代的身影,在时代变迁中勾勒出另一种传承。从“端坡”上的野性竞速,到黄埔骑师学校系统训练的现代骑手,古老的驭马之术在职业化的淬炼中蜕变新生,却始终未曾割断那脐带般的乡土根脉。赛场内外,千余村民自发以土产待客、以热忱维序,“全民宠客”的暖意,正是文化自信在新时代土壤里滋生的凝聚力。

赛马场门口,有两尊腾空而起的骏马雕塑。仰望雕像,我仿佛听见远古的嘶鸣穿透岁月帘幕,看见燃烧的羽毛在记忆深处照亮了水族先祖的面庞。

水书里的奥秘,端坡上的烟尘,马尾绣丝线里的祝福,被新时代的蹄声串联起来。山乡振兴的密码,原来已写在先祖踏出的尘烟里——当骏马在崭新的赛道上奋蹄,奔向的不仅是终点,更是水家人以千年文化为底色的未来通途。

故乡院子里有两棵半抱粗的柚子树,一棵是父亲种的,另一棵是母亲种的。柚子树皮皴裂如老人手背的纹路,枝桠却总在春风里舒展得自在,像两位沉默的守护者,守着满院的光阴。

每年春末,柚子树会开出细碎的白花,米白色的花瓣裹着清甜的香,风一吹就漫过了整个寨子。母亲总爱在树下给姐姐扎辫子,姐姐的麻花辫垂在肩头,身后的柚树刚抽出新叶,嫩绿嫩绿的仿佛能掐出水来。那些年父亲背着缝纫机在十里八乡做裁缝,母亲操持着田里的活计,两棵树就在晨雾暮霭里静静生长,看着他们在田埂上并肩劳作,看着他们把晒坝上的金黄装进粮仓,看着我和姐姐在树下蹁跹学步。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柚子树早已长过院墙,每年霜降前后,枝头便挂满青黄相间的果实,像缀满了沉甸甸的灯笼。记得一年深秋,父亲踩着木梯打柚子,箩筐在树下堆成了小山,我和姐姐数着箩筐里的果实,父亲笑着说:“今年估计能有一千来斤。”后来他挑着柚子去十多里外的集市上卖,回来时总能带回咯鼓的钱袋,母亲用那些钱给奶奶抓药、给哥哥

万桥之境

李刚



黔山凿雾开鸿蒙,悬索凌霄贯碧空。淬钢为脊通天堑,移峰作枕胜愚公。万壑烟霞腾巨龙,铁弦昂首叩苍穹。飞针走线追月影,流灯织夜映金虹。猿猴愁渡今何在?

汽笛穿云问鹤松。千仞绝壁银梭疾,天涯咫尺九州同。丹心熔筑凌云路,汗雨浇凝旷世功。重峦阻隔成往事,险隘踏平唱大风。山魂化入康庄梦,星河尽览方寸中。



杨毓麟

棒槌岛的薄荷蓝

淇遇

8月的微风暖暖的,带着海的威压迎面扑来,棒槌岛木栈道上的人们,惬意迎向这片蓝色的海。

远处的海不似想象中那种深不可测的靛青,倒像是透亮的浅绿。阳光下,海浪翻涌处,金光闪闪。抬眼望,远处是雾蒙蒙的蓝,和天空的湛蓝好像融成了一片。

沿栈道漫步,忽听“哗啦”轻响,抬眼,几只海鸥正贴着浪尖掠过,翅膀尖沾了点水,飞得歪歪扭扭的,它们掠过一间有白色木栅栏的小屋,我竟意外发现了一家咖啡店,原木色的招牌被晒得发暖,咖啡的香气混着海风钻进鼻子里,于是,我轻轻地推开了门。

年轻的老板端来冰美式,说:“窗边的浪声,比音乐还好听嘛。”我依着他指的位置坐下,果然,满眼都是海。浪头撞在礁石上碎成雪沫,又退回去,重复着某种古老的叩门仪式。海鸥偶尔扑棱棱飞过,影子掠过咖啡杯沿,惊得我赶紧按下手机快门,可是手机上拍摄的浪总比眼睛里的慢半拍,倒不如放下手机,单纯地看这片海。

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海浪声声中打发着时光,忽然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要不……去踏浪?”

踏浪,沿着海岸线往岛的深处走,鹅卵石被海水磨得发亮,我脱了鞋,想光脚踩踩这清澈的海水,瞬间,硌得脚丫生疼,倒抽一口冷气:“嘶——这哪儿是鹅卵石,分明是小刀片!”可还没来得及后悔,下一个浪头就涌了过来。

海水漫过脚踝的那刻,整个人都颤了一下。不是冷,是那种清透的凉,像含了颗薄荷糖在舌尖,凉得人忍不住“啊”地轻叫出声。浪退下去时,细沙跟着海水挠脚心,痒得我缩了缩脚趾;第二个浪又卷着白色的泡沫涌来,这次我学聪明了,踮着脚往浪里送,凉丝丝的水漫过小腿肚,连带着后颈都泛起一层小鸡皮疙瘩。我盯着自己的脚丫看——海水退去时,脚底板沾了些细碎的贝壳渣,在阳光下闪着光;下一个浪打来,那些小贝壳又被卷进浪里。

我就这么站在浪里,大笑大叫。浪大的时候,海水能漫到膝盖,裙脚湿了一片也顾不上;浪小的时候,就蹲下来用手捧水,溅起的水珠落进眼睛里,辣得人直眨眼,倒更想扑进海里……

上岸时,脚底板被鹅卵石硌得通红,可这种疼像颗小勋章,提醒我刚刚和海有过一场热络的拥抱。我套上鞋,此刻鞋帮还沾着几点海水,在阳光下泛着淡蓝的光。

离开的时候,棒槌岛的海已经在我心里存了份底片:是咖啡厅面朝的那片海,是浪声里若隐若现的海鸥叫,是脚底板被海水亲吻时那股子凉丝丝的、甜津津的,说不上来的痛快。

原来最珍贵的快乐,从来不需要大张旗鼓。不过是赤着脚站在风里,看浪花一遍一遍地说“你好”;不过是暂时放下手机,让整片海住进眼里。

这样的日子,够我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念念不忘地回忆很久,很久……

轻一推,我们就随着风荡了起来。树梢的叶子沙沙作响,远处稻田里的蛙鸣此起彼伏,荡到最高处时,能看见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云朵像被打翻的胭脂。

2012年的秋天,我们搬了家。搬家那天,母亲最后看了眼院子里的柚子树,枝头的果实已经泛黄。她摸了摸粗糙的树干,像在跟老朋友道别。后来老院里少了人烟,两棵树却依旧年年挂果,堂叔会帮忙采摘,还把最饱满的果子带给我们。每当尝到故乡的柚子,母亲都会挑几个放在阳台上,说这样家里就有故乡的味了。

去年霜降,我带着孩子回老家。车子刚拐进村口,就看见那两棵熟悉的柚子树,枝桠比记忆中更粗壮了,枝头的果实压得枝条微微下垂。孩子挣脱我的手跑过去,抱着树干仰着脸,像当年的我一样,好奇地数着树上的柚子。秋风拂过,叶子簌簌落下,落在孩子的发间,也落在我的手背上。

夕阳西下时,我牵着孩子的手往回走,回头望去,两棵柚子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两道温暖的臂弯,轻轻环抱着故乡的土地,也环抱着我们一生的眷恋。



七色花

山路弯弯十八转,喊声号子直向前。前人形容山高路陡时说:“滚个洗脸盆下去都要捡一早晨”,纯粹的白描手法,细腻笔触,将山高路陡坑深的生活环境刻画得活灵活现。还有道“有一颗露水就能养活一方人”,将人类生存的韧性和面对艰难环境的豁达与乐观心态说得淋漓尽致。

山和水是人类生存的基石。有山便有了土地,不管是贫瘠还是肥沃,总能找到适合生长的作物,赋予人们生活下去的物质基础;有水便有了生命之源,这是人、畜以及作物存在和延续的前提。人是最善于抓住机遇的,取万物为我所用而又不断培育新的机遇,从“生”到“熟”的过程便是与自然界不断磨合的过程,诸多的尝试成就了人们与大自然的相处之道,生存的基础也就坚实多了。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人们不断探索着食疗方法,大病小痛无钱买药抑或无药可买,上山采几根草药,与猪脚、鸡肉之类一起或蒸或煮,既充饥又治病。

朴实是底色。走在弯弯山路上,你会发现山里人的生存哲学朴实而有效。依山而建,逐水而居。

粮仓就在阡陌间。房屋往往建在贫瘠的土地之上或乱石丛中,稍微肥沃一点的土地都用作了耕地,所有的道路都要为耕种让步,日常行走便变得弯曲和崎岖。“羊肠小道”是十分生动的诠释,原本可以平直的道路因守护土地的完整而在石头缝里辟路,弯弯曲曲、曲曲弯弯,填饱肚子比路重要得多,路不好走不过是多费些脚力罢了。当然大家也懂得山朝水朝不如人朝的道理,日常小路是生产经营的路,缺少人际交流,需要一条大路供商旅等行进,尤其是集镇经济发达之后,有了人们赶集、贸易的主路。

勤劳成就富裕。小农循环经济是山里人生存的主要方式,家家户户都是种养一体化的,成就了山里人殷实的生活,鸡、鸭、鹅、牛、羊、猪以及猫、狗均要养上一些,水稻、旱季作物也要种上一些。山里人有一种被称为“捡”的思维,所谓“捡”就是物尽其用,人吃剩下的家禽、家畜来“捡”,诸如人们不能吃或不好吃的米糠、碎米等“边角料”,扔掉挺可惜的,由猪、鸡等来“捡”;种植留下的稻草、苞谷壳等可由牛、羊等来“捡”。细数下来,在山里生产生活的垃圾是很少的。日积月累中,粮满仓、畜满圈、禽满院、粪满坑成为富裕人家的标配。

互助是战胜自然的法宝。农耕时代,人是最大的生产力。时节、雨水等因素影响,山上人家与山下人家经常“换工程”,山下水势较好,大都可以按季节生产;山上干烧(即缺水),往往要等雨水来临。山上山下便有交换劳动力的基础,几乎不会耽误生产。雨水来得早,帮助山上的人们打田栽秧,来得晚些,便先插山下的秧苗。其实也是吸引人们“换工程”的原因,山上人家因旱土多水田少,多产豆类,栽秧搭谷等大季生产,少不了磨豆腐、炖腊猪脚之类的主食;山下人家,水田多而旱土少,多稻米而少旱地产品,少不了准备绿豆粉、泡粬之类的食材,相互之间满足口福。

山路弯弯十八转,喊声号子直向前。岁月在弯弯的山路慢慢流逝,邻里间的情谊在不断沉淀,日子久了,远亲也就不如近邻,相互帮助、相互映衬着过好每一天成了山里人的必修课。

不一样的安顺七眼桥

(童诗二首)

聂炎如

山奶奶蒸馒头

屯堡早晨

山奶奶早起
一个个大大的
碧绿的馒头
蒸着

玉米
站直碧绿的腰杆
红红的胡须捧着亮亮的露珠
一不小心滴下粒粒
晶晶莹莹的早晨

馒头胖头虎脑
端端正正
亮眼儿
忽闪忽闪

豆角
一手攀爬棚架
一手捧着霞彩
怀抱瘦瘦长长的孩子
满脸绽放碧玉的早晨

轻轻徐徐
手牵手
一朵两朵三朵
乳白白云儿
舞蹈安顺顺
歌唱香香甜甜

辣椒
腰间挂满洁白的小星星
美美小嘴咿呀呀
童声
朗诵香喷喷脆生生的早晨

打开课本
阳光 风儿
扑棱棱扇动翅膀
我的怀抱我的两眼
横竖撇捺歌儿扑腾腾飞驰的早晨



故乡的柚子树

潘文才